拾捌 四十七八

賈長沙集

董膠西集

劉子政集

楊侍郎集

劉子駿集

增定漢魏六朝別解卷四十七 集部

賈長沙集

論積貯疏

上都輸疏

諫鑄錢疏

董膠西集

詣丞相公孫弘記室書

高廟園災對

雨雹對

郊祀對
山川頌
劉子政集
上戰國策序
上子華子
上於陵子
誡子歆書

增定漢魏六朝别解卷四十七

檇李　葉紹泰來甫　纂

許璣天儀

仝盟　陳祚明胤倩　閲

陸彦龍驤武

賈董劉集　文載正史者不録

論積貯疏　賈誼　西漢

筦子曰、倉廩實而知禮節、民不足而可治者。自古及今、未之嘗聞。古之人曰、一夫不耕、或受之饑、一女不織、或受之寒。生之有時、而用之

亡度則物力必屈古之治天下至纖至悉故其畜積足恃今背本而
趨末食之者甚衆是天下之大殘也淫侈之俗日月以長是天下之
大賊也殘賊公行莫之或止大命將泛莫之振救生之者甚少而靡
之者甚多天下財産何得不蹷漢之為漢幾四十年矣公私之積猶
可哀痛失時不雨民且狼顧歲惡不入請賣爵子既聞耳矣安有為
天下阽危者若是而上不驚者世之有饑穰天之行也禹湯被之矣
即不幸有方二三千里之旱國胡以相恤卒然邊境有急數十百萬
之衆國胡以餽之兵旱相乘天下大屈有勇力者聚徒而衡擊罷夫
羸老易子而齩其骨政治未畢通也遠方之能疑者並舉而爭起矣

迺駭而圖之。豈將有及乎。夫積貯者。天下之大命也。苟粟多而財有餘。何為而不成。以攻則取。以守則固。以戰則勝。懷敵附遠。何招而不至。今毆民而歸之農。皆著於本。使天下各食其力。末技游食之民。轉而緣南畮。則畜積足而人樂其所矣。可以為富安天下。而直為此廩廩也。

蘇紹泰曰。自古天下之田。無不屬官。所以使貧富強弱。無能相異。各淂自耕。故積貯滿乎天下。迨阡陌開而漸陵遲。然未明以田與民也。漢承秦項殘滅之餘。人稀土曠。田不在官。隨力所能至而耕之。元魏均田。稍亦近古。唐因而損益焉。為法雖善。然令民

得賣其口分永業。始有券信。日漸一日。公田盡變爲私田。而井田永不可復矣。然則言積貯者其猶以治田爲首務歟。

上都輸疏　　賈誼

天子都長安。而以淮南東道為奉地。鏃道數千。不輕致輸郡。或乃越諸侯而遠調均發徵至無状也。古者天子之地方千里中之而為都。輸将繇使其遠者不在五百里而至。公侯地百里中之而為都。輸将繇使遠者不在五十里而至。輸者不苦其繇。繇者不傷其費。故遠方人安。及秦不能分人寸地。欲自有之輸将起海上而来。一錢之賦數十錢之費不輕而致也。上之所得甚少。而人之苦甚多也。

許璣曰禹貢八州皆有貢。而冀州獨無之。向服有米粟之輸。而餘四服皆無之。蓋王畿之外。八州皆以田賦當供者市易貢物。故

不輸粟○輸法如此○則縣法可知○皆以別土地之安○而鄙遠適之期也○此疏去古尚未遠○

諫鑄錢疏　　　賈誼

法使天下公得顧私鑄銅錫為錢敢雜以鉛鐵為它巧者其罪黥然鑄錢之情非殽雜為巧則不可得羸而殽之甚微為利甚厚夫事有召禍而法有起姦今令細民人操造幣之勢各隱屏而鑄作因欲禁其厚利微姦雖黥罪日報其勢不止迺者民人抵罪多者一縣百數及吏之所疑榜笞奔走者甚衆夫縣法以誘民使入陷阱孰積於此曩禁鑄錢死罪積下今公鑄錢黥罪積下為法若此上何賴焉又民用錢郡縣不同或用輕錢百加若干或用重錢平稱不受法錢不立吏急而壹之乎則大為煩苛而力不能勝縱而弗呵乎則市肆異用

錢文大亂苟非其術何鄉而可哉今農事棄捐而采銅者日蕃釋其耒耨冶鎔炊炭奸錢日多五穀不爲多善人怵而爲奸邪愿民陷而之刑戮刑戮將甚不詳柰何而忽國知患此吏議必曰禁之禁之不得其術其傷必大令禁鑄錢則錢必重重則其利深盜錢如雲而起棄市之罪又不足以禁矣奸數不勝而法禁數潰銅使之然也故銅布於天下其爲禍博矣今博禍可除而七福可致也何謂七福上收銅勿令布則民不鑄錢黥罪不積一矣偽錢不蕃民不相疑二矣采銅鑄作者反於耕田三矣銅畢歸於上上挾銅積以御輕重錢輕則以術斂之重則以術散之貨物必平四矣以作兵器以假貴臣多少

有制。用別貴賤。五矣。以臨萬貨。以調盈虛。以收奇羨。則官富實而末民困。六矣。制吾器財。以與匈奴。逐爭其民。則敵必懷。七矣。故善為天下者。因禍而為福。轉敗而為功。今久退七福而行懲禍。臣誠傷之。

陳祚明曰。金有三品。銅居一焉。周設職金之官。掌其數量。不以委諸民也。天下生銅之山。四百六十有七。立一大吏。以書入出之。會要則利權一。而罔上行私者。不勞而止。此為澄正本原之論

詣丞相公孫弘記室書　董仲舒

君侯以周召自然休質擢升三公統理海內總緝百僚未有半言之教郡國翕然望風更思改新以助至治羣衆所占必有成功仲舒叩頭死罪仲舒愚戇素無治名大漢之簡式數蒙君侯哀憐之恩悞被非任無以稱職仲舒竊見宰職任天下之重羣心所重推須賢佐以成聖化願君侯大開蕭相國求賢之路廣選舉之門既得其人接以周公下士之義即奇偉隱世異倫之人各思竭愚歸往盛德英俊滿朝百能修具即君侯大立則道德弘通化流四極仲舒愚陋經術淺薄所識褊陋不能贊揚萬分君侯所棄捐竊聞春秋曰聖賢博覽以

章其名擇善者從之無所不聽又曰近而不言為謟遠而不言為怨故輒披心陳誠仲舒叩頭死罪死罪夫堯舜三王之業皆繇仁義為本仁者所以理人倫也故聖王以為治首或曰發號出令利天下之民者謂之仁政疾天下之害於人者謂之仁心二者備矣然後海內應以誠惟君侯深觀往古思本仁義至誠而已方今關東五穀咸貴家有饑餓其死傷者半盜賊並起發亡不止良民被害為聖主憂咎皆繇仲舒等典職防禁無素當先坐仲舒叩頭死罪死罪仲舒至愚以為扶京止姦本在吏耳宜一考察天下領民之吏留心署置以明消滅邪枉之迹使百姓各安其產業無有冦盜之患以觸主憂仲舒

叩頭死罪謹奉春秋署置術再拜君侯足下

葉紹泰曰漢家制度壞於孝武○實公孫弘為之○弘亦奸相也○黃評

愷至司馬温公所上王荆公書亦復類此○

高廟園災對

董仲舒

春秋之道舉往以明來是故天下有物視春秋所舉與同比者精微眇以存其意通倫類以貫其理天地之變國家之事粲然皆見亡所疑矣按春秋魯定公哀公時季氏之惡已熟而孔子之聖方盛夫以盛聖而易熟惡季孫雖重魯君雖輕其勢可成也故定公二年五月兩觀災兩觀僭禮之物天災之者若曰僭禮之臣可以去已見罪徵而後告可去此天意也定公不知省至哀公三年五月桓公釐宮災二者同事所為一也若曰燔貴而去不義云爾哀公未能見故四年六月亳社災兩觀桓釐廟亳社四者皆不當立天皆燔其不當立者

以示魯欲其去亂臣而用聖人也季氏亡道久矣前是天不見災者
魯未有賢聖臣雖欲去季孫其力不能昭公是也至定哀乃見之其
時可也不時不見天之道也今高廟不當居遼東高園殿不當居陵
旁於禮亦不當立與魯所災同其不當立久矣至於陛下時天廼災
之者殆亦其時可也昔秦受亡周之敝而亡以化之漢受亡秦之敝
又亡以化之夫繼二敝之後承其下流兼受其猥難治甚矣又多兄
弟親戚骨肉之連驕揚奢侈恣睢者衆所謂重難之時者也陛下正
當大敝之後又遭重難之時甚可憂也故天災若語陛下當今之世
雖敝而重難非以太平至公不能治也視親戚貴屬在諸侯遠正最

甚者忍而誅之如吾燔遼東高廟乃可視近臣在國中處旁仄及貴而不正者忍而誅之如吾燔高園殿乃可云爾在外而不正者雖貴如高廟猶災燔之況諸侯乎在内而不正者雖貴如高園殿猶災燔之況大臣乎此天意也罪在外者天災外罪在内者天災内燔甚罪當重燔簡罪當輕承天意之道也

謹綜泰曰左氏論火災治占歲星晝分野近術家所爲董氏獨以天人相與之際言之甚得春秋志災之旨

雨雹對

董仲舒

元光元年二月、京師雨雹、鮑敞問董仲舒曰、雹何物也、何氣而生之、仲舒曰、陰氣脅陽氣、天地之氣、陰陽相半、和氣周廻、朝夕不息、陽德用事、則和氣皆陽、建巳之月是也、故謂之正陽之月、陰德用事、則和氣皆陰、建亥之月是也、故謂之正陰之月、十月陰雖用事、而陰不孤立、此月純陰、疑於無陽、故謂之陽月、詩人所謂日月陽止者也、四月陽雖用事、而陽不獨存、此月純陽、疑於無陰、故謂之陰月、自十月以後、陽氣始生於地下、漸冉流散、故言息也、陰氣轉收、故言消也、日夜滋生、遂至四月、純陽用事、自四月以後、陰氣始生於天上、漸冉流散、

故云息也陽氣轉收故言消也日夜滋生遂至十月純陰用事二月八月陰陽止等無多少也以此推移無有差慝運動抑揚更相動薄則薰蒿歊蒸而風雨雲霧電雷雪雹生焉氣上薄為雨下薄為霧風其噫也雲其氣也雷其相擊之聲也電其相擊之光也二氣之初蒸也若有若無若實若虛若方若圓攢聚相合其體稍重故雨乘虛而墜風多則合速故雨大而疎風少則合遲故雨細而密其寒月則雨凝於上體尚輕微而因風相襲故成雪焉寒有高下上暖下寒則上合為大雨下凝為冰霰雪是也雹霰之流也陰氣暴上雨則凝結成雹焉太平之世則風不鳴條開甲散萌而已雨不破塊潤葉津莖而

已雷不驚人號令啓發而已雹不眩目宣示光耀而已霧不寒望浸溪被泊而已雪不封條凌殄毒害而已雲則五色而為慶三色而成矞露則結味而成甘結潤而成膏此聖人之在上則陰陽和風雨時也政多紕繆則陰陽不調風發屋雨溢河雪至牛目雹殺驢馬此皆陰陽相蕩而為祲沴之妖也敞曰四月無陰十月無陽何以明陰不孤立陽不獨存耶仲舒曰陰陽雖異而所資一氣也陽用事此則氣為陽陰用事此則氣為陰陽陰之時雖異二體常存猶如一鼎之水而未加火純陰也加火極熱純陽也純陽則無陰氣息火水寒則更陰矣純陰則無陽氣加火水熱則更陽矣然則建巳之月為純陽不

容都無復陰但是陽家用事陽氣之極耳薺麥枯蘇陰殺也建亥之月為純陰不容都無復陽也但是陰家用事陰氣之極耳薺麥始生繇陽升也其尤著葶藶死於盛夏款冬花於嚴寒水極陰而有温泉火至陽而有涼焰故知陰不得無陽陽不容都無陰也敵曰冬雨必暖夏雨必涼何也曰冬氣多寒陽氣自上躋故人得其暖而下蒸矣夏氣多暖陰氣自下昇故人得其涼而上蒸成雨矣敵曰陽相蒸四月純陽十月純陰斯則無二氣相薄則不雨乎曰純陰雖在四月十月但月中之一日耳敵曰月中何日曰純夏至一日純陰用事未冬至一日朔旦夏至冬至其正氣也

𢿱曰然則未至一日其不雨乎曰然頗有之則妖也和氣之中自生災沴焉使陰陽改節暖涼失度𢿱曰災沴之氣其常存耶曰無也時生耳猶乎人四支五臟中也有時及其病也四支五臟皆病也𢿱還延負墻俛揖而退

許𤥽曰仲舒下帷殫思夢蛟龍入懷乃作繁露雨雹所對精晰明決自是陰陽專家

澂曰然則未全一日其不而行曰然觀有之則好也和氣之中自生
晁○添○消便陰陽改節啄涼炎寒繳曰汪洋之氣其常存耶曰樂也時○
逆耳樹分人心支五臟中也○有精與其志也○西東方藏皆志也○微還
添頁儲說精而近
靜觀曰仲舍下推彈思愛欲讀八藏乃作蔽霧雨實所好○精漸明
沐白吳除隨身衣

郊祀對

董仲舒

廷尉臣湯昧死言、臣湯承制、以郊事問故膠西相仲舒、臣仲舒對
曰、所聞古者天子之禮、莫重於郊、郊常以正月上辛日者、所以先百
神而最居前、禮三年喪、不祭其先、而不敢廢郊、郊重於宗廟、天尊於
人也、王制曰、祭天地之牛、角繭栗、宗廟之牛、角握、賓客之牛、角尺、此
言德滋美而牲滋微也、春秋曰、魯祭周公、用白牡、色白、貴純也、帝牲
在滌三月、牲貴肥潔、而不貪其大也、凡養牲之道、務在肥潔而已、駒
犢未能勝芻豢之食、莫如令食其母便、臣湯謹問仲舒、魯祀周公用白
牡、非禮也、臣仲舒對曰、禮也、臣湯問周天子用騂剛、羣公不毛、周公、

諸公也何以得用純牲臣仲舒曰武王崩成王幼而在襁褓之中周公繼文武之業成二聖之功德漸天地澤被四海故成王賢而貴之詩曰無德不報故成王使祭周公以白牡上不得與天子同色下有異於諸侯臣仲舒愚以為報德之禮臣湯問仲舒天子祭天諸侯祭土魯何緣以祭郊臣仲舒對曰周公傅成王成王遂及聖功莫大於此周公聖人也有祭於天道成王令魯郊也臣湯問仲舒魯祭周公用白牲其郊何用臣仲舒對曰魯郊用純騂剛周色尚赤魯以天子命郊故以騂臣湯問仲舒祠宗廟或以鶩當鳧鶩非鳧可用否臣仲舒對曰鶩非鳧鳧非鶩也臣聞孔子入太廟每事問慎之至也陛下

祭躬親齋戒沐浴以承宗廟甚敬謹柰何以皂當鶩鶩當皂名實不相應以承太廟不亦不稱乎臣仲舒愚以為不可臣犬馬齒衰賜骸骨伏陋巷陛下乃幸使九卿問臣以朝廷之事臣愚陋曾不足以承明詔奉大對臣仲舒冒死以聞

葉紹泰曰仲舒著郊義以父子之禮相証所謂善言天者必有驗於人也然其數制尚未詳此則參據典實猶禮經之有祭義祭法云

山川頌

董仲舒

山則巃嵸嵓嶉嵬崔嶵巍，久不崩阤，似夫仁人志士。孔子曰：山川神祇立，寶藏殘，器用資，曲直合，大者可以為宮室臺榭，小者可以為舟輿浮灄。大者無不中，小者無不入。持斧則砍，折鐮則艾。生人立，禽獸伏，死人多，多則功而不言，是以君子取譬也。且積土成山，無損也；成其高，無害也；成其大，無虧也；小其上，泰其下，久長安，後世無有去就，儼然獨處，惟山之意。詩云：節彼南山，維石巖巉，赫赫師尹，民具爾瞻。此之謂也。水則源泉混混沄沄，晝夜不竭，既似力者；盈科後行，既似持平者；循微赴下，不遺小間，既似察者；循谿谷不迷，或奏萬里而必

至既似知者。鄭防止之。能淨淨。既似知命者。不淸而入。潔淸而出。既似善化者。赴千仞之谿而不疑。既似勇者。物皆困於火而水獨勝之。既似武者。咸得之而生。失之而死。既似有德者。孔子在川上曰逝者如斯夫。不舍晝夜。此之謂也。

葉紹泰曰。不設繁縟之辭。可云頌而無諛。

上戰國策叙

劉向

周室自文武始興崇道德隆禮義設辟雍泮宮庠序之教陳禮樂弦歌移風之化叙人倫正夫婦天下莫不曉然論孝弟之義惇篤之行故仁義之道滿乎天下卒致之刑措四十餘年遠方慕義莫不賓服雅頌歌詠以思其德下及康昭之後雖有衰德其綱紀尚明及春秋時已四五百載矣然其餘仁遺烈流而未滅五霸之起尊事周室五霸之後時君雖無德人臣輔其君者若鄭之子産晉之叔向齊之晏嬰挾君輔政以並立於中國猶以義相支持歌說以相感聘覲以相交期會以相一盟誓以相救天子之命猶有所行會享之國猶有所

恥小國得有所依百姓得有所息故孔子曰能以禮讓為國乎何有
周之流化豈不大哉及春秋之後衆賢輔國者既沒而禮義衰矣孔
子雖論詩書定禮樂王道粲然分明以匹夫無勢化之者七十二人
而已皆天下之俊也時君莫尚之是以王道遂用不興故曰非威不
立非勢不行仲尼既沒之後田氏取齊六卿分晉道德大廢上下失
序至秦孝公捐禮讓而貴爭戰棄仁義而用詐譎苟以取強而已矣
夫篡盜之人列為王侯詐譎之國興立為強是以轉相放效後生師
之遂相吞滅并大兼小暴師經歲流血滿野父子不相親兄弟不相
安夫婦離散莫保其命湣然道德絕矣晚世益甚萬乘之國七千乘

之國五敵侔爭權盡為戰國貪饕無恥競進無厭國異政教各自制
斷上無天子下無方伯力功爭強勝者為右兵革不休詐偽並起當
此之時雖有道德不得施設有謀之強負阻而恃固連與交質重約
結誓以守其國故孟子孫卿儒術之士棄捐於世而遊說權謀之徒
見貴於俗是以蘇秦張儀公孫衍陳軫代厲之屬生縱橫短長之說
左右傾側蘇秦為從張儀為橫橫則秦帝從則楚王所在國重所去
國輕然當此之時秦國最雄諸侯方弱蘇秦結之時六國為一以儐
背秦秦人恐懼不敢窺兵於關中天下不交兵者二十有九年然秦
國勢便形利權謀之士咸先馳之蘇秦初欲橫秦弗用故東合從及

蘇秦死後。張儀連橫。諸侯聽之。西向事秦。是故始皇因四塞之國。據崤函之阻。跨隴蜀之饒。聽眾人之策。乘六世之烈。以蠶食六國。兼諸侯。并有天下。杖於詐謀之弊。煞無信篤之誠。無道德之教。仁義之化。以綴天下之心。任刑罰以為治。信小術以為道。遂燔燒詩書。坑殺儒士。上小堯舜。下邈二王。二世愈甚。惠不下施。情不上達。君臣相疑。骨肉相疏。化道淺薄。綱紀敗壞。民不見義。而懸於不寧。撫天下十四歲。天下大潰。詐偽之弊也。其比王德。豈不遠哉。孔子曰。道之以政。齊之以刑。民免而無恥。道之以德。齊之以禮。有恥且格。夫使天下有所恥。故化可致也。苟以詐偽偷活取容。自上為之。何以率下。秦之敗也。不

亦至爭戰國之時君德淺薄為之謀策者不得不因勢而為資據時
而為校故其謀扶急持傾為一切之權雖不可以臨教化兵革救急
之勢也皆高才秀士度時君之所能行出奇策異智轉危為安運亡
為存亦可喜皆可觀
葉紹泰曰詐謀用仁義塞子政所論亦正矣其云戰國謀士度時
君之所能行則南豐曾氏謂向惑於流俗而不篤於自信鮑彪
又駁南豐以為非此書指吳師道曰夫人患理之不明耳知至
而識融則異端雜說皆吾進德之助而不足為病是善讀戰國
策者矣鮑之言殆後出者求備終以曾論為正

上子華子　　劉向

子華子、程氏名本、字子華、晉人也、晉自頃公失政○政在六卿○趙簡子始得志○招徠賢俊之士○為其家臣○子華子生於是時○博學○能通墳典丘索及故府傳記之書○性闓爽○善持論○不肯茍容於諸侯○聚徒著書○自號程子○名稱籍甚○聞於諸侯○孔子遇諸郯、嘆曰、天下之賢士也、簡子欲仕諸朝、而不能致、乃遣使者奉纁幣、聘以為爵執圭、是時簡子殺竇犢及舜華、孔子為作臨河之操○子華子亦逡巡不肯起○簡子大怒、將脅之以兵○子華子去而之齊○齊景公不能用也○子華子館於晏氏、更題其書曰子華子、簡子卒、襄子立、子華子反於晉○時已老矣○遂

不復仕。以卒。今其書編離簡斷。以是門人弟子。共相綴隨。記其所聞而無次叙。非子故所著之書也。大抵子華子以道德爲指歸。而綱紀以仁義。存誠養操。不苟於售。唯孔子知其賢。齊大夫晏平仲與之爲久要之交。當時諸侯以勢相軋。爭結怨連禍。日以權譎爲事。子華子之言。如持水納石。不相酬答。卒以不遇。可爲酸鼻。

葉紹泰曰。子華子其文不類先秦。豈向所叙者非今本耶。何信之深也。

上於陵子　　劉向

臣按於陵子齊之廉士名子終世稱陳仲子是也仲子齊之世家兄戴為齊王卿士蓋祿萬鍾仲子以為不義而弗與共也齊王將使為大夫不受遂去齊居楚之於陵身織屨妻辟纑以為衣食楚王聞其賢欲相之不許遂與其妻逃去為人灌園著書十二篇卒於楚臣觀周室衰微諸侯競為富强貪攘相率草上之風以故冉有為季氏宰富於周公至於戰國士適騰智竊覺自權沈厥原始而廉風遂渺是以顏斶魯連之徒亂流而出黽勉行事輒以長傑當時況仲子適上適民舍車而徒矯志潔身亡有疑二者哉即其遠邁中庸取訊通人

聖讀其先人夢蔡諸篇可謂亡歎幽昧更有嚴慕者詩云相在爾室
上不愧於屋漏仲子有焉晚近王公不閑軌度貪侈轉相法則用澆
元元傾世遐顧寧有其人爲之綱紀故臣願陛下少加覽觀風諭臣
工庶幾有益道教

黄緒泰曰於陵子文更卑弱似出子華子下子政乃爲繕寫著定
古人之好古如此

誡子歆書

劉向

告歆思之、無忽若未有異德蒙恩甚厚將何以報董生有云、吊者在門賀者在閭言有憂則恐懼敬事敬事則必有善功而福至也又云賀者在門吊者在閭言受福則驕奢驕奢則禍至故吊隨而來齊頃公之始藉霸者之餘威輕侮諸侯虧蹇跂之容故被鞍之禍、遁服而亡所謂賀者在門吊者在閭也兵敗師破人皆吊之恐懼自新百姓愛之諸侯皆歸其所奪邑所謂吊者在門賀者在閭也

葉紹泰曰、向又有書誡歆云、年少得黃門侍郎顯處也戰戰慄慄乃可必免歆不遵父訓卒附逆以死不無析薪負荷之嘆

增定別解卷四十八

楊侍郎集 漢

荅劉歆書

兗州牧箴

揚州牧箴

荊州牧箴

豫州牧箴

光祿勲箴

衛尉箴

味象山房

博士箴

酒箴

劉子駿集

武帝廟不宜毀議

新序論

與楊雄求方言書

增定別解卷四十八

揚劉集

荅劉歆書　　揚雄　西漢

雄叩頭賜命謹至又告以田儀事事窮竟白案劾出甚厚甚厚田儀與雄同鄉里幼稚爲鄰長艾相更視覘動精采似不爲非者故舉至之雄之任也不意淫迹汙暴於官朝令舉者懷赧而低眉任者含聲而寬舌知人之德堯猶病諸雄何慙焉叩頭叩頭又敕以殊言十五卷君何由知之謹歸誠底裏不敢違信雄少不師章句亦于五經之訓所不解嘗聞先代輶軒之使奏籍之書皆藏於周秦之室及其破

也○遺棄無見之者○獨蜀人有嚴君平臨邛林閭翁孺者深好訓詁猶見輶軒之使○所奏言翁孺與雄外家牽連之親○又君平過誤有以私遇少而與雄也○君平財有千言耳翁孺梗概之法略有翁孺注數歲死○歸蜀郡掌氏子○無子而去○而雄始能艸文先作縣邸銘○王佴頌○階闥銘○及成都城四隅銘○蜀人有楊莊者為郎○誦之於成帝○成帝好之○以為似相如○雄遂以此得外見○此數者皆都水君常見也○故不復奏○雄為郎之歲○自奏少不得學○而心好沉博絕麗之文○願不受三歲之奉且休脫直事之繇○得肆心廣意○以自克就○有詔可不奪奉令尚書○賜筆墨錢六萬○得觀書於石渠○如是後一歲作繡補靈節龍骨之銘

請三章成帝好之遂得盡意故天下上計孝廉及內郡衛卒會者雄常把三寸弱翰齎油素四尺以問其異語歸即以鉛摘次之於槧二十七歲于今矣而語言或交錯相反方覆論思詳悉集之燕其疑張伯松不好雄賦頌之文然亦有以奇之常為雄道言其父及其先君憙與訓屬雄以此篇目頻示之伯松曰是縣諸日月不刊之書也又言雄為太玄經由鼠坻之與牛場也如其用則實五稼飽邦民否則為抵糞棄之于道矣而雄般之伯松與雄獨何德慧而君與雄獨何譜隲而當匿乎哉其不勞戎馬髙車令人君坐幃幕之中知絕遐異俗之語典流于昆嗣言列于漢籍誠雄心所絕極至情之所想遘也

扶聖朝遠炤之明。使君宋此。如君之意。誠雄散之之會也。死之日。則今之榮也。不敢有貳。不敢有愛。少而不以行立于鄉里。長而不以功顯于縣官。著訓于帝籍。但言詞博覽翰墨為事。誠欲崇而就之。不可以遺。不可以怠。即君必欲脅之以威。陵之以武。欲令入之于此。此又未定。未可以見。今君又終之。則縊死以從命也。而可。且寬假延期。必不敢有愛。雄之所為。得使君輔貢于明朝。則雄無恨。何敢有匿。惟執事圖之。長監于規。繡之就死以為小。雄敢行之。謹因還使。叩頭叩頭。

葉紹泰曰。方言一書。大費鉛槧。誠爾雅之續也。言以方殊。亦以時變。今之方言。非復昔之方言矣。採訪而更定之。是在繼起者。

兗州牧箴　　揚雄

悠悠濟河○兗州之寓○九河既導○雷夏攸處○草繇木條○漆絲絺紵○濟漯既通○降丘宅土○成湯五徙○卒都于亳○盤庚北渡○牧野是宅○丁感雊雉○祖巳伊恩○爰正厥事○遂緒高宗○厥後陵遲○顛覆湯緒○西伯戡黎○祖伊奔走○致天威命○不恐不震○婦言是用○牝鷄是晨○三仁既知○武果戎殷○牧野之禽○豈復能聽○甲子之朝○豈能復笑○有國雖久○必畏天咎○有民雖○長○必○懼○人○殃○箕子歔欷○厥居爲墟○牧臣司兗○敢告執書○

許瓊曰王者建都之地○人民饒樂○適來燕趙齊魯閭閻盜蠭起○西北曰匽○東南六國○揆厥所由○豈非牧民失職○使然與○此箴可勒

座右○

揚州牧箴　　　　揚雄

矯矯揚州○江漢之滸○彭蠡既瀦○陽烏攸處○橘柚羽貝○瑤琨篠簜○閩越北垠○沅湘攸往○𤅢矣淮夷○蠢蠢荊蠻○翩彼昭王○南征不旋○人咸躓於垤○莫躓於山○咸跌於污○莫跌於川○明哲不云我聖○童蒙不云我嘗○湯武聖而師伊呂○桀紂悖而誅逐○千蓋邇不可不察○遠不可不親○靡有孝而遂父○罔有義而忘君○泰伯遜位○基吳紹類○夫差一誤○泰伯無祚○周室不匡○句踐入霸○當周之隆○越裳重譯○春秋之末○侯甸叛逆○元首不可不思○股肱不可不孽○堯崇屢省○舜盛欽謀○牧臣司揚○敢告執壽○

陳祚明曰揚州在禹貢卽稱富腴○後世耕耨有加○粒食之美○遂甲

天下。今者人滿土隘。地力不均。而民生日蹙。治斯州者。尚其誦是箴哉。

荊州牧箴

揚雄

杳杳巫山。在荊之陽。江漢朝宗。其流湯湯。夏君遺鴻。荊衡是調。雲夢塗泥。包匭菁茅。金石砥礪。象齒元龜。貢篚百物。世世以饒。戰戰慄慄。至桀荒溢。曰我在帝位。若天有日。不順庶國。孰敢余奪。亦有成湯。果秉其鉞。放之南巢。號之以桀。南巢茫茫。包楚與荊。風慓以悍。氣銳以剛。有道後服。無道先強。世雖安平。無敢逸豫。牧臣司荊。敢告執御。

葉紹泰曰。英雄用武之國。必推荊州。南北交峙。倚此以為強弱。內地不靖。當事者宜首策之。

豫州牧箴　　楊雄

郁郁荆河○伊雒是經○滎播枲漆○惟用攸成○田田相拏○廬廬相距○夏殷不都○成周攸處○豫野所居○爰在鶉墟○四隩咸宅○寓內莫如○陪臣執命○不慮不圖○王室陵遲○喪其爪牙○靡哲靡聖○悄失其正○方伯不維○韓卒擅命○文武○孔純○至厲作昏○成康○孔寧○至幽作傾○故有天下者○毋曰我大莫或余敗○毋曰我強○靡克余亡○夏宅九州○至于季世○放於南巢○成康太平○降及周微○帶蔽屏營○屏營不起○施于孫子○至赧為極○實絕周祀○牧臣司豫○敢告柱史○

萊紹泰曰雒陽稱土中○長安號天府○八方所輳○形勢之區也○今覽

賊死斥。為腹心患不小。良將賢牧需人。殆亟亟哉。

集說素問子雲謂箴發以井絡爲經遂結刺蔡之微詞

劍轄經

箴轄殺內不可不省外不可不清德入立朝謙士充庭臣同光攻

藉參蓋察中成市戟鼓敢輕志其府庫西聚夫連逃四方多罪鼓

校孫守以不坡昔森冥叢朱紂漆酒持半之做門六荒亂節辦洗換

經兆宮室畫爲中外爾殿門闈限以禁界圖布周衛民有蓄藹谷有

光祿勳箴　　　　揚雄

衛尉箴

揚雄

茫茫上天。崇高其居。設置山險。畫為防禦。重垠累垓。以難不律。闕為城衛。以待暴卒。國有以固。民有以内。各保其守。永修不敗。維昔庶潦。官得其人。衛戍而歡。中外以堅。齊桓怵惕。宿衛不飭。門非其人。戶廢其職。曹子摽劍。遂成其詐。輕挾匕首。而衛人不寤。二世安宿。敗於望夷。閻樂矯搜。戟者不譙。尉臣司衛。敢告執維。葉綴泰曰勇士重閑。何況天子。慎守宮庭。謹司寬籥。衛尉之職。宜與邊疆等重。

博士箴　揚雄

洋洋三代。典禮是修。畫為辟雍。國有學校。侯有泮宮。各有攸教。德用不陵。亦在文王。經啓其執。昴手德音。而思皇多士。多士作楨。惟周以寧。國人與讓。虞芮質成。公劉挹行潦。而濁亂斯清。官操其業。士執其經。昔聖人之綏俗。莫美於施化。故孔子觀夫大學。而知為王之易易。大舜南面無為。而袵席平還。師階級之間。三苗以懷。秦作無道。斬決天紀。漫彼王迹。而坑夫術士。詩書是泯。家言是守。俎豆不陳。而顛其社稷。故仲尼不對。問陳而胡簋是遵。原伯非學。而閔子知周之不振。儒臣司典。敢告在賓。

葉紹泰曰。博士之設。將明古今善敗之蹟。出入天子左右。備顧問者也。後世濫斯職者。往往有博號。而無博實。求不愧斯箴者鮮矣。

酒箴　　揚雄

子猶缾矣。觀缾之居，居井之湄，處高臨深，動常近危。酒醪不入口，臧水滿懷，不得左右，牽於纆徽。一旦叀礙，為瓽所轠，身提黃泉，骨肉為泥。自用如此，不如鴟夷。鴟夷滑稽，腹大如壺，盡日盛酒，人復借酤。常為國器，託於屬車，出入兩宮，經營公家。繇是言之，酒何過乎。

藥紹泰曰：漢猶箴，晋則頌矣。劉阮諸家，多隱于酒，耽不淂以狂藥見讓。

武帝廟不宜毀議

劉歆 西漢

臣聞周室既衰。四夷並侵。獫狁最彊。於今匈奴是也。至宣王而伐之。詩人美而頌之。曰薄伐獫狁。至於太原。又曰嘽嘽推推。如霆如雷。顯允方叔。征伐獫狁。荊蠻來威。故稱中興。及至幽王。犬戎來伐。殺幽王。取宗器。自是之後。南夷與北狄交侵。中國不絕如綫。春秋紀齊桓南伐楚。北伐山戎。孔子曰。微管仲吾其被髮左衽矣。是故棄桓之過而紀其功。以為伯首。及漢興。冒頓始強。破東胡。禽月氏。并其土地。地廣兵強。為中國害。南粵尉佗總百粵。自稱帝。故中國雖平。猶有四夷之患。且無寧歲。一方有急。三面救之。是天下皆動而被其害也。孝文皇

帝厚以貨賂與結和親猶侵暴無已甚者興師十餘萬衆近屯京師
及四邊歲發屯備虜其為患久矣非一世之漸也諸侯郡守連匈奴
及百粵以為逆者非一人也匈奴所殺郡守都尉畧取人民不可勝
數孝武皇帝愍中國罷勞無安寧之時乃遣大將軍驃騎伏波樓船
之屬南滅百粵起七郡北攘匈奴降昆邪十萬之衆置五屬國起朔
方以奪其肥饒之地東伐朝鮮起玄菟樂浪以斷匈奴之左臂西伐
大宛并三十六國結烏孫起敦煌酒泉張掖以鬲婼羌裂匈奴之右
肩單于孤特遠遁于幕北四垂無事斥地遠境起十餘郡功業既定
乃封丞相為富民侯以大安天下富實百姓其規模可見又招集天

下賢俊與協心同謀典制度改正朔易服色立天地之祠建封禪殊官號存周後定諸侯之制永無逆爭之心至今累世賴之單于守藩百蠻服從萬世之基也中興之功未有高焉者也高帝建大業為太祖孝文皇帝德至厚也為文太宗孝武皇帝功至著也為武世宗此孝宣帝所以發德音也禮記王制及春秋穀梁傳天子七廟諸侯五大夫三士二天子七日而殯七月而葬諸侯五日而殯五月而葬此喪事尊卑之序也與廟數相應其文曰天子三昭三穆與太祖之廟而七諸侯二昭二穆與太祖之廟而五故德厚者流光德薄者流卑春秋左氏傳曰名位不同禮亦異數自上以下降殺以兩禮也七者

其正法數有常數者也宗不在此數中宗變也苟有功德則宗之不可預為設數故於殷太甲為太宗太戊曰中宗武丁曰高宗周公為毋逸之戒舉殷三宗以勸成王繇是言之宗無數也然則所以勸帝者之功德博矣以七廟言之孝武皇帝未宜毀以所宗言之則不可謂無功德禮記祀典曰夫聖王之制祀也功施于民則祀之以勞定國則祀之能救大災則祀之竊觀孝武皇帝功德皆兼而有焉凡在於異姓猶將特祀之況于先祖或說天子五廟無見文又說中宗高宗者宗其道而毀其廟名與實異非尊德貴功之意也詩云蔽芾甘棠勿翦勿伐邵伯所茇思其人猶愛其樹況宗其道而毀其廟乎失

段之禮自有常○法無殊功異○德因以轉諫相推○及至祖宗之序○[illegible]

之義○祭祀無明○文至尊至重樂以段文更設也○年宣○皇帝樂[illegible]

之議○開東儒之議○既以為世宗之廟○建之萬世○宣布天下○臣[illegible]

孝武皇帝功烈如○孝宣皇帝崇○立之如○此不宜○毀

崇○從秦曰秦皇漢武○並稱○況世○以功累○相稱耶○然秦皇[illegible]

是而漢武崇顯文學之士禮樂爭○輝鑠燦爛[illegible]

新序論

劉歆

秦孝公保崤函之固○以廣雍州之地○東并河西○北收上郡○國富兵强○長雄諸侯○周室歸籍○四方來賀○為戰國霸君○秦遂以彊六世而并諸侯○亦皆商君之謀也○夫商君極身○無二慮○盡公○不顧私○使民内急耕織之業以富國○外重戰伐之賞以勸戎士○法令必行○内不私貴寵○外不偏疏遠○是以令行而禁止○法出而姦息○故雖書云無偏無黨○詩云周道如砥○其直如矢○司馬法之勵戎士○周后稷之勸農業○無以易此○此所以并諸侯也○故孫卿曰○四世有勝○非幸也○數也○然無信○諸侯畏而不親○夫霸君若齊桓晉文者○桓不倍柯之盟○文不負原之期○而諸

侯畏其強而親信之○存亡繼絕○四方歸之○此管仲舅犯之謀也○今商
君倍公子卬之舊恩○棄交魏之明信○詐取三軍之衆○故諸侯畏其彊
而不親信也○藉使孝公遇齊桓晉文○得諸侯之統將○合諸侯之君○驅
天下之兵以伐秦○秦則亡矣○天下無桓文之君○故秦得以兼諸侯○衛
鞅始自以為知霸王之德○原其事不諭也○昔周召施善政○及其死也○
後世思之○蔽芾甘棠之詩是也○嘗舍于樹下○後世思其德○不忍伐其
樹○況害其身乎○管仲奪伯氏邑三百戶○無怨言○今衛鞅內刻刀鋸之
刑○外深鈇鉞之誅○步過六尺者有罰○棄灰于道者被刑○一日臨渭而
論囚七百餘人○渭水盡赤○號哭之聲○動于天地○畜怨積讐○比于丘山○

所逃莫之隱所歸莫之容身死車裂滅族無姓其去霸王之佐亦遠
矣然惠王殺之亦非也可輔而用也使衛鞅施寬平之法加之以恩
申之以信庶幾霸者之佐哉

葉紹泰曰漢人多借秦為諭然皆竊賈氏餘閏耳惟子駿尚能自
標格

獨采集先代絶言異國殊語以為十五卷其所解畧多矣而不知其

侯畏其強而親信之○存亡繼絕○四方歸之○此管仲舅犯之謀也○今商

與楊雄求方言書　　劉歆

歆叩頭昨受詔䆉五官郎中田儀與官婢陳徵駱驛等私通盜刷越中事即其夕竟歸府詔問三代周秦軒車使者逌人使者以歲八月巡路宋代語僮謠歌戲欲得其最目因從事郝隆求之有日篇中但有其目無見文者歆先君數為孝成皇帝言當使諸儒共集訓詁爾雅所及五經所詁不合爾雅者詁爲病及諸經氏之屬皆無證驗博士至以窮世之博學者偶有所見非徒無主而生是也會成帝未以爲意先君又不能獨集至于歆身修軏不暇何惶更創屬聞子雲獨采集先代絶言異國殊語以爲十五卷其所解畧多矣而不知其

目非子雲澹雅之才沉鬱之思不能經年銳精以成此書良為勤矣
歆雖不遘過庭亦克識先君雅訓三代之書蘊藏于家直不計耳今
閱此甚為子雲嘉之已今聖朝留心典誥發精于殊語欲以驗考四
方之事不勞戎馬高車之使坐知遐俗適子雲攘意之秋也不以是
時發倉廩以振贍殊無為明語將何獨挈之寶上以忠信明于上下
以置恩于罷朽所謂知蓄積善布施也蓋蕭何造律張倉推曆皆成
之于帷幕貢之于王門功列于漢室名流乎無窮誠以陰秋之時收
藏不殆饑春之歲散之不疑故至于此也今謹使密人奉手書願頗
與其最目得使入籙令聖朝留明明之典歆叩頭叩頭

葉縚泰曰春官○凡四方之書○內史讀之○四方之志○三五之書○外史掌之○非博聞洽記○不與此選○子駿之舉○甚重之也○

琪瑤另角　卷四　十八　　十七　　家閒山房